

湖廣通志

自卷七十二
至卷七十三

庫文閣内			漢書
函	冊	號	類
四	六	三	九
九	九	六	九

庫文閣内			漢書
架	冊	號	類
三	九	三	九
九	九	六	九

(七八五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87)
函號	291 9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湖廣總志第七十二

方伎

傳曰深

至大獨

扁鵲倉公之流固亦天之所啓也

小道可觀詎虛語哉

楚材尚矣大者彪炳往牒已不可勝述間焉搜採探賾

索隱其間治方術者多妙絕倫品足以狎世機而富人

類自相表見乎素封之室不示人以蓋藏即瓶罍璣屑

貧人目異之矣善張者又惡可忍於其細也故備按

明黃總志

方伎

方伎文庫

而耐之外志使人知一使皆可以名世况至人之所至哉

列國○公輸般者為楚王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膝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曰問之曰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其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疆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也墨子見王極言宋不可攻狀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非之公輸之攻城盡而墨子守之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欲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漢○司馬季主者楚人也上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誼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造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一人即同輿而之市

游栏卜肆中天新兩道少人司馬季主問坐弟子三四
人侍方辯天下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
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
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測天地之終始日月
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
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言以得人
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
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謂之
卑汚也司馬季主曰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大愚惑之人
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
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
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
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
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正乎無色
悵然禁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
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
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
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
見奪精為人生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

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魯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顓客游洛陽顓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於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

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後半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後見仲景乃佯曰五石湯已飲之也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疾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爲扁鵲倉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於世蓋推本素問熱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爲之探賸鈎玄功侔造化華陀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

遺王函要畧方二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方并療婦人為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於今海內學者家肄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論者推為醫中亞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為仲景立傳故著之於此

三國○吳趙達長沙卜者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炙脚而愈今餘干水口常暴漲一洲形如蟹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造祭祠之并遣人至彼祭以犬牢斷其背饑遂止民不相殺其水在饒州余干縣出

晉○桓石虔有材幹趨健絕倫隨父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獸踞躍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而歸時人有患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病者多愈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第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為晉朝書畫第一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昌樂寺造東塔戴若墨造西塔並請廙畫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晉爲太醫令晉亂僑寓襄陽性度
沉靖潛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攝養之道平生雅好著
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
化之書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
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
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繁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
理奧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
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
其自序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絃緊浮芤展轉相類
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沈爲伏則方治水乖以緩爲遲
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審藥爲
用性命所繫和譌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
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
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術奧而不售
遂令末學昧于源本互滋漏見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
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
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
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蹟則可
以比踪古賢代無天橫矣夫自王氏脉經出而海內學
醫之士咸知所宗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卷纂次

張仲景傷寒論為三十六卷行在岷山下

南北朝○宋庾季才江陵人幼誦尚書通易好古玄象
江陵覆滅宇文泰見而禮之時衣冠多役廝賤季才散
所賜購親故泰因感悟出梁俘奴人數千宇文護執政
問天道徵祥頃上台有變不利幸輔及護夷滅諸言符
命皆誅獨季才以緯候勸護歸政因賜粟帛楊堅為丞
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符兆已定終言不可公
得為箕顛事乎堅默然大定元年正月上言平日清氣
如樓臺見國城上尋變紫逆風西行王氣已見宜應天
受命聖從之帝夜與高頴蘇威定議遷都季才曰秦漢
營北城八百歲水鹹鹵不宜人且玄象圖記龜兆必
宜遷徙帝愕然曰何神也遂詔施行在是今季才與其
子質撰垂象地形志仁壽中卒所著靈臺秘苑一百二
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行在世
初質為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英惑入斗何如對曰
斗楚分玄感之封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宋○蔡鐵善卜為南郡王義宣府史王在鎮武昌柵內
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上
函中何物兆鐵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曰白色之鼠背
明而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腹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

見信剖腹而知王立命左右剖之皆如鐵言遂賜錢萬

貫出清宮舊事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人祖承宜都太守徙居江陵父
繇之湘鄉令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乃辟少文為主
簿不起武帝問其故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帝善之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武帝移書召少文為太
尉掾不起宋受禪頻徵竟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
文偃趣遠遊荆巫南登衡嶽凡所將履皆圖之于室謂
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焉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桓就之

之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召辟驃
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測荅曰何得謬傷海魄橫
斥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
行障上坐卧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絕工南齊記
梁○陸法和隱江陵百里洲人莫測入高要紫石山無
故去蠻賊果亂人以爲前知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
於江陵法和救之至赤沙湖乘輕舟不改胄縱火返風
約大潰走法和謂湘東王曰侯景無足慮蜀賊將至已

果至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城旁有諸葛孔明弩
箭鏃一斛許拙如其言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令第
子掘得龜放之山中八疊山人多惡疾藥之差毒虫猛
獸授禁戒不爲人害江湖結表放生漁者果亡所得少
得卽風雷懼其人而還之將兵革軍漁違者使猛獸夜
噬掌爲人置宅墓求福戒曰勿繫馬於碓人違之及憶
戒及馬已斃其術能奇中如此在江夏慮梁室衰葺聚
兵欲襲襄陽元帝止之法和謂帝疑已乃還洲埋其城
門白衣坐蓍帝及聞梁元敗着凶服哭之后入齊爲太
尉無疾禮佛坐繩床終身不入棺尋開視不見

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武
帝修飭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
僧繇傳寫形像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
栢臺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
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
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折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
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
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
曹大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
其畫留在秘閣時未重之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

其壁人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折為
二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云我
有同侶離祈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
助君祿以錢帛求于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
為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者多不可具載又潤州興
國寺苦鳩鴿栖梁上穢污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
西壁上畫一鷄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飛
來

出朝野
僉載

盧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
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
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淪隣居
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劉宋時有嵇元榮
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齊
竟陵王子良乃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
嘆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
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惲彈為雅弄子良曰
卿巧越嵇心妙臻蔡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
稱奇亦可追宗古烈梁武帝至建業惲候謁石頭以為
征東府司馬天監元年除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

律憚立性貞素早有令名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
 雲飛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
 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歷廣州刺史秘書
 監右將軍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淨人吏懷之於郡感
 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情事未施行卒憚嘗
 以今聲轉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理齊竟陵王嘗宿
 晏明日將朝見憚投梟不絕進見遂晚齊武帝寔之王
 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嘗與琅琊王瞻博
 射嫌其皮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梁武帝奕基使憚品定基譜第其優劣為基品二卷憚

為第一焉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憚
 可謂具美分其才稅足了十人憚著十枝龜經性好諸
 術盡其精妙

甘齊○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
 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
 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能工矣王僧虔
 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亦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
 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出唐

唐○李子牟者蔡王第七子也風儀奕秀才調高雅性
 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子孟春望夕

高列彩燈其時士女緣江喧闐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
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
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即登樓臨軒迴奏清聲一發
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
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
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泊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
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其樂器常常耳
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王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
笛之中此爲至寶平生所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
及而足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
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
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
人子牟因叩頰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
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骨耳叟付子
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度恭
備極叟乃授之微弄坐客心骨益然叟曰吾愍子志尚
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諧曲
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
矣

出集
異記

懷素零陵人觀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學之書漆盤三

而侯穴贈之以歌者三十九人皆當世名流類真卿作
 序李白詩有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之句
 匡純衡陽人大興中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有木人
 縱四五鼠于中欲出木人輒以椎椎之出酉陽雜俎記
 僧那荆州陟岵寺僧善照射每言照射之法先光長面
 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
 時必見三虎並旁挾者虎威也當刺其中者虎威乃入
 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
 之掘之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乃虎之魂也深
 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目光淪入地所為也酉陽

周賢者居號州深山不詳其所自與相國裴炎之弟
 戶相善謂司戶曰公兄為相甚善然不出一年當身歿
 家破宗族皆誅即今事猶未萌尚可脫理急至都以吾
 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為章醮
 可以移禍為福矣司戶於是急還都謁兄炎以周賢語
 告之且求其金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
 辭歸弘農歲餘天皇崩太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炎恐
 構隙乃患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言餽
 其黃金令求賢者賢者已移隱襄陽山中乃求得之
 告以兄言賢者曰往歲禍害未成故可壇致請今不能

矣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左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久不可令君與君同禍可求百兩黃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增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然急去官司司戶即去官移家襄陽月餘而遭風疾數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陽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朝夕何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大醫其首曳馬及叫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元於左足下竟如初言

盧山 荆州人唐寶曆中常賦燒村石灰往來於汝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若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君子可告之將午嘗有求糴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

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木捍之少頃聚人
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才午其人乃去行數百
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乃號適張
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迴避之狀
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
妻亦喜及市樁僦卷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
市盧以爲煩乃潛逝之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蒞門
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之陸時將入京投相
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宜動憂且夕禍作君所
堂有錢一囊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言

州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
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
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
喜甚妻亦祐運紉草買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
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
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於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
之不顧馳歸醮而痊焉兒女乃愈盧生道復州又常與
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
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
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賊也其異如此元卿

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解形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龐安時字安常蘄水人兒時讀書過目成誦父世醫授以脉訣安時曰不足學學黃帝扁鵲諸書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已病曠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及經傳百家之涉鑿道者嘆曰扁鵲之言深矣所謂難經者寓術於書使人自求之耳遂著難經解數萬言主對集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立愈求日益衆爲

廬居之所全活無數病家持金謝不取也
產七日不下其家不知所出請安時治之見則連呼不死令持湯熨其腰腹自爲拊摩上下有間微痛舉子人以爲神安時曰兒出胞手持母腸藥石之所不及吾捫兒手鍼其虎口即縮取兒視之果然其神妙類此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診笑曰吾祭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絕死矣後數日與客坐語卒

袁隱居家于湘楚間善陰陽占歌訣一百二十章時貞元中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堂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筭已之祿仕隱居

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王彥伯荊州道士也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醫術盛行應接不暇廼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寒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寒者飲此各飲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酢無不效者裴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處迎使視

脉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云伯曰中無腮魚毒也其子實因鱸得病裴初不信乃鱸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朱翁鄂州道者州將陳士明幼而勇居常聞鷄爲事多畜雛即知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毛色其時里有道者朱翁得縮地術居于鄂築室穿地環布果藥手種松檜皆成十圍而未嘗遊于城市與士明隣翁常與之遊而士明每藥狎於翁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丘吾試戲爾士明之居相去二三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鷄來聞自辰而還至酉不遑家度其所行逾五十

里乃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逐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極詎敢復爾翁乃釋之後故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九年出戍巴立遂別朱翁兩不相捨去

衡相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時李林甫為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果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為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為先則公居家宰之任然

主恩綢繆人望決治兼南省之官秩贈數四握中握之

務載盈二九縉紳仰威黎庶瞻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

鄭曰預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遇否則悔吝

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猶聲譽未達二公有輕忽之

心及聞相者言以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

辭去後守公拜中書鄭時已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

鄭曩者宣平相入咸以為荒塘之說乃微有中者無何

鄭出為岐州刺史與所親話其事末期又貶為萬州司

馬嚴自郢中亦牧遠郡

張山人者伎術之士曹王臯貶衡山時常出獵因得群

鹿于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矢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持呪力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蹒蹒而行衆人視之無不先者山人乃取一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王曰此人易追止十數里遂命走馬向土逐之十餘里見一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狀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水坎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舊識焉其足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侯觀主即從容遣之未幾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繫馬於觀門糞穢頗甚觀主見而恠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數日客遇山人山人謂曰君方大厄盖有所犯觸客即說前日所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爲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木作釘子七枚釘地依北斗狀乃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時即回求得木等果依前法設放宿

處未至郴州于山館半夜忽大風雷雨震在屋頃更
電光直入所止客伏在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
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
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
人厚報之也出原化記

白皎者荊州人有法術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
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為舟子王升所侮宗仁力不能
制至江陵具以事訴在位因得重答宗仁以他舟上
峽發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纜篙棹皆不能制
舟人曰此舟已為讐人所害今無術以濟進下五百里

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好心度我舟之適至
必觸碎沉弱不如先其備焉宗仁方召僕循岸以巨索
縻而縋之翌日至灘船果奔駭狂觸恣從舟沉頃更瓦
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宗仁即與僕使蔭在
樹下糧餼什具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及暝因
積薪起大環之而寢夜深忽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
異皆挾利刃瞻顧睚眦言語兇慢宗仁因大語曰吾今
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
死矣山獠相視遂令兩人起來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
宗仁賴之以俟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

術者甚衆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
犯之非沒溺不已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
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宗仁因懇其請焉山獠一人
遂行明日皎至黃冠草服杖策躡屐姿狀山野禽鳥爲
伍宗仁告以窮遇之端皎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柵
是薙草剪木掃地爲壇而皎立中央夜間月映水碧山
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咩召王升發聲
清長激響遼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
久乃至皎處則王升形魄焉皎柵是責其奸蠹數以罪
狀升求哀俯伏皎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刑血而
而去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
召致之爰在家染血刺寸命而死出異聞集

周生者唐太和中廬山洞庭君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
多敬之後將抵洛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
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
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
矣柰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柵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
懷袂子信乎或笑其妄或喜其竒生曰吾不爲則妄矣
因命虛一堂翳四垣不使有纖隙且告客曰我將檢取

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見天地曠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客因開其室生日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入肌骨生日子不信我今信之乎客再拜謝曰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也

出宣室志

薛少尹寓渚宮荆南節判司空薰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常訪少尹一日薛訝謂薰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辭唯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矣

連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沂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恭堅以不仕為志渤海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矣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無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文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賜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於我舍

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推簷破牖置席於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道於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亡藉意殊快快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洛裹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書王公之魄也因誡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仲給汝而魯不以禮豈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衣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無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纏二百疋以遺之紫衣者又俛而揖於地以前缶合也

有頃視之已無見矣明曰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三百縑呂生益竒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靈恠始以其事聞於人也宣室志

杜鴻漸竟陵僧於水邊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狀一物莫不盡其妙茶術最精鞏縣為蹇偶人號陸漸賈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

不利輒灌注之羽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桑苧公貞元
末卒

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退知
星者咸謂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星及為福耳衆然
之岡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唯木星為福神當以帝
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
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
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識或言將來革運或
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
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罷此傍李衛公屏問泰行記乃
斯事也安知鍾於礪山之朱乎

王栖霞自湘川寓江陵白鷺湖善治易窮曆候陰陽之
術所居手植桃杏成數十列四藩其宇時比之董奉栖
霞辭讓不敢當笑而言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
安敢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著為人決事取資足一日
為生計大曆中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栖
霞驚曰家去幾何老父往矣不然將仆於道老父出栖
霞顧百錢乃成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栖霞甲子乃
嘆曰吾雖少而本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鑿死復何恨至
期即沐浴更新衣焚香拜天地畢與妻子訣俄頃而終

湖廣總志卷一
呂卿筠洞庭賈客卿筠常以貨植販江山雜貨逐什一
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
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以中春月
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時一盃而吹笛數曲忽見
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鬚眉皓然去就異
常卿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卿筠舟而上
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凡我是以來
卿筠飲之數盃老父曰我少業笛子有性可教卿筠素
所耽味起拜頌爲求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
一太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
管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
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卿筠曰願聞其不
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帝太乙元君或
上元夫人太合天樂而吹者若在人間吹之天動地拆
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岳崩裂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
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崑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
樂而吹之若在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墮地百獸腦
裂五百里內稚幼振死人民僵踣不暇言其餘也其小
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吹之吹的不安未
知可終一曲不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洸瀟

魚龜跳噴鄉筠及童僕恐聳驚慄五聲六聲君山上鳥
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杯乃吟
曰湘中老父讀黃老手援紫藟生碧草春至不知湘水
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杯謂鄉筠曰明年秋與君
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鄉
筠十旬於君山伺之終不復見也

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
懷二捲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
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
獲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實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
公未必信命取食并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
以油注捲滿而油不浸漏蓋相契無際也臯曰此必開
元天寶中供御捲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先人
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

梁新武陵醫士也崔鉉鎮渚宮時有富商船居中夜暴
亡至明氣猶未絕隣傍新居切近聞之乃與珍視曰此
乃食毒也三兩日方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訪亦不
食於他人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其僕夫曰好食竹鷄每
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
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持姜絞汁齒而灌良久方蘇崔聞

而異之召至安慰襦獎資以僕錢馬帛入京致書于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

田良逸元和初南岳道士道業絕高遠近欽敬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禰吝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庶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邀請至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與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建黃錄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昇壇上天

乙開晴楊嘗迎至潭州田一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使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堦砌着機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請臨賀尉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還田謂曰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州田平生未嘗干人人亦不敢逆注不多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最深愛後即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床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滋然降堦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又蔣含弘與田良逸為莫逆交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類兄事于田將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真觀

命象于至縣市者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在山口見一
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歸將曰我在此虎伊已多
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將聞之
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
矣用術為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焉未幾與俱

蛻去

出因
話錄

張仕政荊州外科醫善治傷折唐王潛在荊州有軍人
損歷來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
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曰
前日所出膏藥則痛可忍也果獲於末下令以湯洗
貯於絮中其痛即止王子弟狎之試其戲術張取草一
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人於壁上酌滿
杯飲之酒無遺滴遂巡壁上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
不傳人

出逸
史

後唐○向隱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原隨
溫克循司藥庫在城郭稅舍止焉與向隱比隣隱乃張
之門人工曆業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特進曰
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灾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
豈有一時受灾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
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為丘墟他日復謂克修

曰此城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
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
更有一人五行不替此程更遠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
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兒到老却作
醫人後果密教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
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朗人雷浦所
據襄州舉兵奪之以趙匡疑爲留後大梁伐襄州匡疑
棄城奔蜀爲梁將賀探所據而威望不著懼朗蠻侵不
敢出城自固而已梁王著武信王李昌自潁州刺史馬
荆南兵馬留後下車自擁數騎沙頭朗軍備懼稍稍而
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
失主流落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
醫娶婦惟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大
軍圍江陵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文獻未之全信溫以
事前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
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位此
程更遠果在茲乎向先去亂就治不知所終
王氏王蜀黔南節度使保義女適荊州高從誨之子保
節未行前暫寄羽服性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頰授
樂曲所受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黃有一夕

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異類在仙
家紫雲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製序刊石在甲寅
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監貞範也馬製序刊石所
傳曲有道調宮王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
玄宗宮黃鍾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泛清商則商
紅銷商風商林鍾商醉吟商玉仙商高雙調商角調醉
金角太呂角南宮角中宮角蕤賓角羽調鳳吟羽風香
羽應聖羽王宸羽香調大呂調其曲名一同人世有涼
州渭州甘州綠香莫鞞傾盆樂安公子木牯子阿泛濫
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徵調中彈相妃怨哭頌四
時不彈徵調也王適高氏數月而天得非謫墜之

乎孫光憲子婦即王氏之姪也記得一兩曲堂聞

亦異事也出北夢瑣言

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常居安陸蕭筮
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日子之筮夫臻其妙我有秘
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
筭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
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在
王侯之門馬生得訣筮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
至成都王先主令杜光庭先生密問馬生享壽幾何對

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卒

出北夢
瑣言

宋○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善聲骨及命術謂公曰將來湏及第亦有清職唯得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克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一縉自地起立久而方什遂感疾月餘而卒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舍于相國寺每察貧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轉士大夫爭造之熙寧中王詔謀取青唐上言蕃族僧而僧結吳叱納王部帳甚衆謂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命智緣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皆因以輸款召還以為右街首坐

洪藍長沙人本姓南毋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生洪藍年十三出家於郡之開佛寺習方伎書後遊汴京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大師咸平初補右街首坐累轉僧錄洪蘊充工於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

張僧名大椿字繼老德業廣照善唐醫術工書筆力道

勁紹興初潭帥以其能醫與俱至行在得召見賜住雪峰凡十八年今大覺寺碑乃宣和庚子歲大椿所書嘗自贊其相曰頭雖然禿有救人心肝面雖無鬚有活人手段身披壞衲殘雲消劍橫杖藜剛有斷雪峰頂上八千椿佛果一枝遮大半

元○張康湘潭人早孤力學通術數宋亡隱衡山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因訪隱逸得康還以聞召見試所學大驗授著作郎仍以内嬪松夫人妻之十八年上言歲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

燕分明年春京城盜起事干將相後果盜殺阿馬合等

帝欲征日本康言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尋乞歸不許

奉直大夫秘書監卒

葉如菴黃岡人儒醫診視有方撰傷寒大易覽一編為時所宗

樊子晉麻城人讀書明理審病察脉預知十年生死皆

學宗之

國朝○其銳字致能穎敏涉獵永樂間舉應賢良至京以老歸長於醫所活者衆不受直尤精堪輿家理于祭宰闈迎養年餘太白書見公善天文嘆曰禍作矣趣舟還卒明年沙賊起子以父喪免其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弗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某禮聘渡江聞譽日起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 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 召蓬首茹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在是權貴人怒數短之居無何故歸南都偉如廁飲或經旬不飲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觀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諸豪客競集妓餽之 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 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歸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即位遣使召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死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塋於金陵

百歲楊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云何自言姓楊家本秦人附貫於荊州人有見之四十年前者鬚已變白

今更添黑雙童子方碧色口皆鯢齒疑落而重生者也
約其年可百歲故稱百歲楊云乃百歲楊自憶其生為
天順二年計當百二十餘歲矣問之天順年間事則又
惘然不省所居挾二姬百歲楊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
三姬即不死矣知其以御女術長生而士大夫慕長生
者多從百歲楊將而習其御女術其最尊信而師事百
歲楊者亦莫如某都御史余行部荊州召百歲楊見之
身衣阜繒短衫襍衆人中蒲伏庭下等五十歲人耳呼
之食即食呼之飲即飲與之語輒多笑似不甚了了叩
其長生術則以御女對余曰術可授乎百歲楊曰恃
耳某都御史者已得吾術之七其人亦可百歲也余
遣百歲楊去頗恠其說似以口語啖世而疑其中自
有竒秘必不輕以授人者然余去荊州歲餘所謂某都
御史死矣死時年未六十也又歲餘余過真州而荊州
人有為真州小吏者問百歲楊云頃有貴人復市一姬
與百歲楊御之一夕術敗自度必死明日遍謝諸素所
往來者與之訣後數日果死贊曰蜀中張博士先生與
余言少時往來峨嵋山有老人亦稱百歲楊蜀與楚道
相屬疑今居荊州者即其人也張先生好談黃白事以
為神仙必有余咲曰世曾見不死人耶第有遲死者耳

魏之羅結唐之李元爽宋之譙定其人皆至百數十歲
彼豈盡以御女長生耶如今百歲楊者疑有天授非人
力也若其術果有之能不廢其富貴之欲而坐躋彭聃
之筭則秦漢間天子何不能爲而有待於今之士大夫
爲紛紛無厭之論也作百歲楊傳

黃昇字啓東京山名醫也善察脉有分巡僉事戚公過
縣晨興欲發忽疾作不語呼昇視之昇曰脉與證不應
乃詢其左右云夜食烹鷄昇曰此必食後就寢有蜈蚣
過其口鼻中毒耳爲慶劑投之立甦戚猶未信乃更烹
鷄置寢處果有蜈蚣三枚自榻頂下又儒學西有王氏

二子俱爲諸生母病請昇治之昇診其脉曰微恙爾
劑便愈已而二子並以脉示昇昇驚曰二君脉俱不佳
須調攝王氏兄弟未以爲然明年相繼沒又諸生張才
任病昇診之曰無害行當愈爾然有一事君脉賤至明
歲當防試事後督學者臨縣果被停其它奇中皆類此
李鍊師守貞居白鶴觀有道術能於掌起雷縣嘗大旱
官命守貞請雨結壇如常法刻期須應至日於鴨嘴山
雲霧中見雲長冠劍擁現已而洪注今鍊師李易其裔
徒也頗傳其術嘗爲景陵人祈雨有應其縣官以匹馬
謝之

徐巫師秉清能治鯪自云得諸異人其法以辰砂書普
菴符於神前置香燭默呪數遍以絲綿裹之而繫以絲
線令患者吞焉置盆水其前乃曳而出之鯪與符俱下
無論鷄魚骨及宅食物皆立愈至今子孫傳之
楊巫師道玄弘治間自言嘗遊茅山曉南瀝行持頰
驗旱歲土人懇之擊泉法用桃符以犬血塗之置泉穴
中俟水湧出以酒注於穴口急攘而盛之持遊野中頃
刻雷雨大至道玄仍以朱書飛蜈蚣貼樹上驅雷擊之
所指立碎每道玄所過從人乞請不應即以南法戲之
或盡飛蜈蚣向婦人即自視衣未年已女自外來道玄
以爲宅婦亦施法女亦體近前道玄快楷焚葉法書
不復修矣夫天賦靈性人可變也

孔蓑衣者嘉靖丙午年未間過京山縣就賣菜兒乞蘿
服欣然與二校舊曰汝明微有財喜已而從食店求食
店人叱之孔曰多叱不久此且為赤地明日店果火賣
菜兒於餘燼中拾得銀半錢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歛弃
童髮投塔山寺為僧法名道幾即冥解禪宗邑令徐召
與語大竊之命童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年後返

東吳結方外交玉山自茲徧遊終南裁履武夷天台棧
與語大竊之命童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年後返



玉王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戀過緇流羽客一語令心輒
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錡
鍊不暇林麩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
而尤聖於鑿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譜琴擊劍蹴踘
躡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
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著屨之以堂其
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
弓營邊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
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
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

如其言玉山居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
不窳者吾弟福厚其殆死矣即奔還其弟果以是日塋
山之左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
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余假
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甍盡鳴主人舉炬
視之則群鶴集竹稍仆墜墻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戶
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應乃知即化矣年九十二
初玉山寓蘄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晝招鶴
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

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上詢其師仲

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誥贈清微神霄演法真人

遣官焚香墓隧玉山子朴方以掾史投牒吏部。上命

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仕

云贊曰昔漢賈誼策治安書數萬言當其身一不見施

用其後主父偃僅撥其緒以干孝武書朝上而夕召幸

何則時有利不利也豈萬玉山陶仲文之謂耶然仲文

業以師說奏御即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儒之操

戈入室者矣玉山子朴稱疾辭官終不受仲文之援亦

庶幾于度德量力者哉故併著之

論曰自公輸般至萬玉山凡五十有六人以下名者

以占筮名者五以醫名者十三以法術名者八以音樂

名者七以養生若相人名者各一以伎巧能書名者各

二以前知及繪事名者亦各四人余既著之矣然王者

使民趨吉避凶而免于天札之患惟古與醫尤為善焉

若司馬季主庾季才竝該合墳典精研術數窮陰陽之

秘奧究象緯之幽微雖前代裨竈梓慎史蘇卜偃何以

加諸張機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液論為書十

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廢王叔和脉經之外復著脉

訣而直謂高骨為門之說合于難經本旨粹乎醫宗矣

他如公輸般之巧桓石處之力宗炳柳渾之琴蕭思話
懷素之書李子臯之笛張僧繇宗測之畫百歲楊之養
生贈矣今古人心同體豈皆用志不分而疑于神者哉
餘瑣瑣本母足論然各以所自得之伎死而垂聲異乎
歿世無稱者矣其或棲卑以避世託伎以全生者世多
有焉姑不暇論

於乎周衰而玉迹熄矣造化之靈秘盡散於語言文字
間故關尹傳經氏圖說法至與孔氏之教相角而行於
世儒者嘗為說以攻之然其效難行而其言有不可盡
廢者孔子雖不遺釋迦而於杜十史則及周而問禮焉
宇宙廣矣變幻杳冥何所不有多識而存之聖人之道
所以大而能博也若甘陵甘始廬江左慈摩騰竺法蘭
亭種種史冊然可觀矣楚自黃梅投記鉢衣傳信洞
庭飛渡鐵笛留聲至羅公遠張果黃龍耆域尤奇詭可

駭鯉鱗巨不倫其演玄風而垂慧日要皆靈秘之氣昭
洩兩間而楚故多名巖邃谷二氏之窟宅叢焉其入道
者亦徃徃著於他處列而書之如醫家之錄單方也即
非軒岐之緒而以祛外膠澄癘聲利之痼尚或有廖
乎志仙籍一禪宗二

仙籍一

周○章宸號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
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
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其術以
子具受衆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
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
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
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會水噴之
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
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
行合丸泥爲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
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
符召魚鼈之屬暴岸上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
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虛之水上立

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鬼谷子姓王名詡西周人受道於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韓偉遠九疑真人也受業于宋德玄真誥云德玄周宣王時人

列國○屈處靜邠陽人楚白公後自幼絕跡人表凡十

二年駕鶴

江妃二女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明珠大如鷄卵甫見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侮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荅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袖也我盛之以筥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奉之知吾不為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袖也盛之以筥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捲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

秦○盧侯二生始皇遣盧生入海求仙藥不獲懼譴遂
與侯生謀隱入寶慶邵雲山今山有侯生跡盧仙影秦
人古道煉丹井飛昇臺掃壇竹諸遺跡萬壽宮乃其故
址也

漢○蘇耽者桂陽人也文帝時得道耽少以至孝著稱
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餘里俄
頃便返耽後白母耽受命應仙方違色養廼作兩盤留
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所須皆立至鄉
里異其如此縣官遣吏檢盤無物耽初去時云今年大
疫死者半家中井水飲之即愈果如所言合門無恙
百餘歲終墳上日聞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

立祠出神
仙傳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學道號
孟盛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璫之書石精金
光之符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後白日上升落帽於武
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帽峯

馬明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捕賊為賊所傷
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明生無以報之遂
棄職隨仙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又
隨之為負笈周遊天下勤苦歷年乃受太清神冊經三

卷歸入武當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
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
屋舍僕從車馬並與俗人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
餘年人多識之恠其不老後乃昇天白日仙去
李鳳仙漢末人隱衡山自幼寡言人問之曰知白守黑
道貴昏默後仙去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光武皇后之親屬少生長富貴不
好榮利專務道術聞馬明生隱太和得度世之道乃訪
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役明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
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
長生不懈同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思歸去唯長生
執禮彌謹明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
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
之明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即昇天乃
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
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返老在民間三十
餘年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
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
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

王谷神即太微先生蜀青城山道士渡荆渚泛瀟湘至

南嶽與皮玄躍上庵于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道成
董仲求子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恠嘗遊京山潼泉以
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
葉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少好道術棄官去後居武當
寢息無度或卧積石倚大木雖歷四十衣服不變居常
散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煙人莫之近

張正禮漢末在峨皇峯服黃精顏色壯嚴常如四十餘
成武丁後漢時爲臨武小吏身長七尺少言大度人謂
之癡邑令遣至州州牧周昕識其異狀因留之乃署爲
文學主簿太守因元日宴郡官使之司酒忽取酒舍而
嘔之衆怪問答曰適見餓武失火所以嘔酒救之已而
縣令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
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其火遂滅雨下時皆
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醉太守即遷州西立仙君宅經
二年忽告人曰牽牛詣織女吾當還宮言訖而卒數日
有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崗見仙君乘白驪過焉
劉根遊觀四方名山晚歸南嶽祝融峯煉氣服氣後仙
去

張楷字公超漢人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
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市故云霧

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仙橋云

惠亭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費長房好仙術既遇顧仙翁家人為憂翁乃斷三青竹

度與房身齊使懸之後家人見其竹以為益也遂斃之

房隨翁入深山羣虎中令獨處房不恐又卧空石以朽

索懸萬斤石於胸衆蛇來侵索且斷房亦不動翁曰子

可教復使食糞中虫臭甚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根

此不成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又為一符曰

以此主人疾役鬼神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適旬日然已

十餘歲以杖投陂中化龍而去第葛陂非房地而邑西

有房山廟與化龍堰世傳長房曾寓此

葛玄稚川從祖也吳時居石門北二十里石室修煉

以丹術授弟子鄭隱稚川就隱學之悉得其法至今山

名葛仙者是也

晉○許遜字敬之汝南人也嘗師事大洞君吳猛傳三

清法要舉孝廉拜旌陽令尋以晉室紛亂棄官東歸與

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為符呪同郭璞

求謁於敦敦曰吾夢一木破天受禪果十全乎許君曰

一木破天乃未字也晉祚尚未衰微明公不可妄動因

令璞筮之璞曰終無成就敦怒問曰吾壽幾何璞曰若

起事禍將不久若安臣節豈不可量又曰卿壽幾何璞
曰壽盡今日日中遂引出於之是時二君方與敦飲酒
許君擲盃梁土敦舉目看至已矣二君所在南出晉關
抵廬江口二龍負舟而行舟師竊窺之驚觸二龍委舟
萬仞峯頂而去後真君於豫章見一少年自稱慎郎謂
門人趙如虛曰方纔少年乃是蛟蜃之精今不剪除恐
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乃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
君謂弟子施太玉曰彼精化黃牛吾變作黑牛汝見牛
奔當以吾劍截其後俄頃果見黑牛追趕黃牛太玉以
揮之中其左臂牛後之蛟西井中黑牛亦逐之牛已

屬精奔出歸潭州先是屬精化為美少年富於財寶潭
州刺史賈玉枝以女妻之至是蜃精為真君所困一身
空歸給云被盜傷行囊俱為劫去請醫調治真君廼往
見賈公請東坦相見慎郎托疾不肯出真君厲聲曰此
是江湖害物蛟精焉敢逃免於是慎郎復化本形尋為
將吏所執真君令出其子以水噀之即化為小蛟賈氏
欲變真君授神符救之謂玉枝曰汝家骨肉幾為魚鱉
今須速移玉枝如其言俄頃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自
是潭州永絕蛟蜃之害百姓立祠祀之太康二年八月
一日於洪州西山拔宅上昇



房日茨未嘉中居何侯石室二十年仙于舜源峯
衡山道人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嘗裹糧持錫入衡山至
朱陵西原遊覽累日捫蘿度險無跡不到因憇於巖下
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
僧詰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以饑困告道士欬起
指石地曰此有米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
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僧纔食一口未盡辭以未
熟道士笑曰君食止此可謂薄命我當畢之遂喫飯盡
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裏枝頭猿懸鳥跂趨捷閃目
有頃又旋繞繩牀蓬轉湍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
在僧尋路歸寺數月不復饑渴

南嶽魏夫人任城人晉司徒劇陽文康公魏舒之女也
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二傳五經
百氏無不讀覽志慕神仙味真鮑玄欲求神仙常服胡
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
常欲別居間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
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修武令
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屋宇齋于
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
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

君上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
 扶桑大帝君救我受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
 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子其勗哉
 青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
 玉劄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晨
 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條山中爾勤
 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
 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
 炎光君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

平手受夫人馬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大
 入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

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
 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
 執書而祝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虛微八道上真玉宸
 褒為太帝所敕便教于魏華存是月日良吉日戊申謹
 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
 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大師紫元夫人書也於
 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
 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臟生華色及
 孩嬰乃不死之道也其行

彥物故值天下之荒亂夫

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之者其具仙嘿示其兆知中原之

亂無二子渡江漢為度又為溫太真司馬安成

太子選字子嵩焉陶太尉加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

河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嘗栖衡山望前峯

妖氣祛之仰天峯白雪遺跡二子位既成立夫

人遂得冥心齋靜直心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夫人

凡在世八十二年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

復與東華青童來降夫人成藥兩劑一曰遷神白騎

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

凡七日太一玄仙遺佩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

德入陽條山中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

是龜山九虛大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

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

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大道君太素三元君共迎夫人

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玉劄全文位

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受天

台太霍山洞臺中夫人能隸書小有玉君並傳事嘉許

悉又述黃庭內景叙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後

至待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瑛琅邪王舍人楊妻

長史許穆子述齊並皆昇仙陶貞白真誥所述

月貴德不

夫人也以晉三年乙丑降楊君家謂楊君曰吾道之士不欲見血是雖避之不如不見于所營者道者誅者妙道妙既得恐知慮蕩散斯念吾子宜慎之復云河東嵇相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中詣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後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水火又如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道而後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亦不取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解液而叫棺一服刀圭而尸爛糜皮公吞玉華而流虫出尸賈李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喬嶺之慕李生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固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翦薙以入清水之泉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解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靈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脉

散血沉灰爛而五藏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生服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貽靈祿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尸者有形皮存而無骨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主者皆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頹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耶智以無涯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來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地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察觀之氣內有媪結之哂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二千四年一進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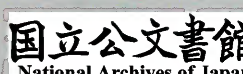
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
 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異吟
 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宸蘭風扇綠
 輶上真宴瓊臺邈為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頰翹
 翫被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招使忝形氣消夫
 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文於臨汝水西置
 壇宇歲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邁八十
 貌若嬰孺號為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感夫人亦寓夢
 以示知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歷

二年戊申魯國公頌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張驚善字子方後其州人弘道之族永康中隨父任當陸
 棄俗脩真南遊至寶慈觀仙去

黃道真武陵人晉時棄俗居高吾山修道乘白鹿而去
 不知所終

羅致福黃梅人修煉於縣北鳳凰臺丹成有老人來云
 某龍也有病願求丹療之致福賜之丹而愈後於觀北
 塘洗足飛昇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號真人

趙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
 嚴禁晝夜不止惟鷄鳴乃息姑有恤民之心假作鷄鳴
 羣鷄皆鳴衆乃止父覺欲殺之姑懼而逃入修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橋曰望山

劉光常字道通歷陽人少英毅仕羅邑宰博覽羣書有

遜世脫塵之志晉大康中表辭官詔許之遂西上武當

至襄陽見一道士語之曰吾師孟盛子論我曰若有西

上欲見我者可與俱來得非君乎與偕至山忽覩先生

坐於石上授以鍊神冲虛之道於是結茆於石室不數

年得冲寂之妙能飛行絕壁自號曰謝羅山蓋謝羅宰

之官也後仙去莫知所之

寧綠華者女仙也年四十五歲晉惠始三年已

知何山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即晉簡文黃門

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眇玄味真綠華云我本

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為其師

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

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中一條金玉縑脫各一件

縑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

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綉如弊帚視

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為行人

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

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淡

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
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

東山中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在
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
結侶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見畏數年後有一青鳥
形如鳩鶴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
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西王
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

首曰時未至耳每有人遊山必青鳥為言說其性字又曰
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

今夕有暴客無善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
魏夫人仙壇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圓浮寄他石
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僧
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
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
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十人分散九
僧為虎所殺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始遷居他
所因徙居湖南烏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
言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

問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陶淡太尉侃之後少孤好仙術餌靈草辟穀研筮卜結
廬長沙臨湘徙羅之坪山有一白虎二白鶴常侍左右
太康二年舉家仙去
尹道全隱衡山修洞真還神之道駕鶴仙去有駕鶴亭
賣薑翁不詳其姓名賣薑衡州市三十餘年顏貌不改
嘗遇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術求有德者授之翁
未應但就擔取薑一片納口中少頃取出成黃金道士
相顧驚笑自是皆不復見

薛女真晉時避地居南岳奉真臺外示同塵內修仙
後仙去

文斤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寧中爲邵州高平令遇異人
授以丹訣棄官修真於新化縣文仙山寧康二年仙去
劉宋文廣通瓜溪縣滕溪村人也廣通以宋元嘉二十
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
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步許豁然明朗忽見數
百姓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豬已歸村人圈中俄有
一叟出問云非射吾豬者乎文曰豬來犯僕非僕犯豬
翁曰牽牛踐人之田信爲有罪而奪之牛過矣第此豬
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進廳上見十數書生

有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
一弦琴五聲自備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
體怡然因爾辭退翁乃遣小童送之令壁門常關勿復
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荅曰彼諸賢避夏
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耳至洞口分慇懃自然相見未
期文過所入口處弩已朽斷初謂少頃及至出洞口時
人皆云已十二年矣文家聞其歸來乃舉村驚疑文道
射豬之故衆乃然之明日與村人復尋至穴口惟見巨
石塞之不得而入燒鑿竟不可為力焉

嚴道士不知何許人相傳宋時長沙雲陽山道士
兄弟二人兄名起弟名肅俱精於醫每登山採藥有紫
雲覆之卅成屢以濟人疾元嘉初騎白鹿去莫知所
往

梁○張岳廣南封川人齊明帝時官至司空後棄官入
長沙溫泉山結廬精苦脩真相傳梁天監初仙去

胡泊汝年十四有悟宋大通間遊當陽圓臺山築室環
列羣書獨居七十年端坐而逝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靈臺立
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
嘗合金石為丹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四年有

青烏降柵隱所語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吾當去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何侯不知何代人居九疑山中嘗遇黃衣真人引入無爲洞天歷覽仙境頃之出洞不見真人遂思念玄學修真煉氣居近第一麓牀築臺樓息鑿堯井汲水以煉丹卅成三百餘口悉拔宅昇天今之虞廟即其故居云

周尹執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圖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驗腰佩漆

符符十枚鄉里多難得此符者免厄又大疫時或得藥少許塗門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瘧

恭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怖鳥上屋即以白公度公度爲畫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爲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以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數百斤以藥方寸匕投之成

金還之後到太和山仙去

隋岑道願江陵人隋初避難泝三峡至萬州江南山巖下脩煉食黃精百餘歲而逝唐貞觀十八年嘗屬香於商人令往所隱巖下藝之商人不往濤怒舟不可上乃返藝香波遂平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藝能商於江湖乾符中歲大饑散米數萬石賑之黃巢亂避地五老峯下有廬裘道人來訪把臂入深澗忽一老人邀入山院至則丹碧輝煥老人曰此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至語畢不見道人曰爾藉名山仙錄矣遂別去後德本遍遊名山竟仙去

劉元靖武昌人初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靖感悟遂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

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中受法錄賜號廣成宣宗時仙去惟杖履在焉

張君不知何許人也石門縣北桃砦洞下桃花坪朱砂橋有壇焉相傳為張君脩煉飛昇之所壇多清泉恠石汪子華字時美蔡州汝陽人七

三知天文地理之學開元中累舉一第棄去與顏真卿同學長生術祿山亂棄家南遊道經南嶽愛其勝結菴祝融峯下脩道九年不出年七十世傳仙去

率子廉衡山農夫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爲道士居南嶽紫虛閣性嗜酒嘗醉林間郡守王祐過其前不能起直視祐曰村道士欲飲酒不能常得復徑醉官人怒之祐察其異與歸居月餘無加言送還山贈祐詩二絕書板懸閣上衆始驚之一日忽謂衆曰吾將有所適衆往視則歿矣塋之嶽下未幾有僧守澄自京還附子廉與衆書驗之乃歿之日所書發其塚惟杖屨而已

劉助字元德瞻之弟喜黃老太平元年七月歿九月瞻在京師應宏辭遇道士乘白驃而問曰汝非進士劉瞻乎第助仙矣後有人在陝西王屋真人見助從之

又瞻友人於湘潭縣亦與助相見咸通元年八月瞻於光天觀內槐陰下遇白驃道士助又隨之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隱於當陽紫蓋山鑿井煉丹後又求爲句漏令止羅浮山煉丹著述不輟所著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剽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忽與廣州刺史鄒嶽疏云當遊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

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年八十一顏色如
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云
宋益青州人任番禺刺史後棄官隱於黃州黃齡洞有
仙術能役鬼神救疾疫後人祠之雩有應唐封顯應侯
宋加封靈濟侯

唐○申泰芝洛陽人母楊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
誕日嘗遊南嶽遇異人授丹術居寶慶余湖山脩煉玄
宗感夢求得之賜號大國師住京師玄真觀屢著靈異
相傳白晝冲舉

鄧道士相傳居荊州紫霞觀丹成山去廬旁竄丹二粒
鮑氏二婦吞之亦仙去政和間建觀

陳皎號杉仙潮州人初爲弘農守後棄官修真居攸
靈谷山有神異鄉民旱澇禱輒應相傳廣明間仙去
鄭安期負十五石巨甕鉄白六十餘斤登山脩煉馬明
生嘗遇之於零陵桂林峯又云安期居第一麓林
朱道廣幼見招和尚於衡師之遊至韶州西仁壽臺日
入郡丐化食飼之天寶間韶人旱郡守馮雲禱無應道
廣坐下灘溯洄而歸雨俄至日晚坐瞑目而逝異香盈
室宋元豐間賜謚寂通澄素真人

三仙女何許陳三姓廣濟縣靈東鄉人性穎結爲姊妹

入山脩真大中元年正月五日雷雨作仙樂隱隱雲霧
中遙見三女後莫知所在馬蹄鞋蹟留山上人異之即
山頂祠之後建於山畔泉湧出旱則取水禱雨

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來往九十餘年善
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
嘗於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
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
侯喜新有詩名擁鑪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
醜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

彌明忽掀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
與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有文
也問此說大喜即可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
骨剝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踴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蘇
文中有潛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
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
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
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
瓜未落葉凍芋彊抽萌師服又吟曰磨龍去圭角浸潤

著光精訖又授喜思益苦務欲墜彌明每營度欲出口
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竒曰旁有
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在蚯蚓竅微作蒼
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竒語皆侵二字夜將闌二
子起謝曰尊師非常人也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
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
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曰何當出灰地無計離餅
甕謬居鼎鼐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
徒爾堅貞性不過升合盛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忽
維翻溢愆實責任使誠陋質荷其酌其俠裏愧提擎豈能
委仙藥但未汚羊其區區其徒自效其瑣瑣安足呈難比其
豆用不爲手所登願君勿嘲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記
即使讀之畢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
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
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
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
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
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
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遂坐睡及
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

門若便旋然久不返竟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行于代焉

鄭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遊處人俱呼爲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之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少携家僮三四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潔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蒸火將宿遣僕者求紙兼取筆似欲爲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作地之聲喉中氣竅有光如鷄子遠負而出處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願畢畢字僅不成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遊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言其終竟之日鄭公捨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也

出逸也

呂洞賓名巖河東人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多遊湘衡岳鄂間留題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顧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嘗憩岳陽城南古寺松陰有老人自松巔徐下致恭呂與丹一粒贈之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因題寺壁枯松

復茂人以為丹力云宋滕公諫謫守巴陵郡有回道士
 上謁風骨聳秀神氣清邁知其異人言占一詩贈之
 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
 回聞之憮然大笑而莫知所之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
 士通謁乃洞賓名姓素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詞一章
 留與洎願言將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
 年以破瓜字為二十八泊六辛四卒乃其識也又有詩
 曰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下鬼難看一粒粟中藏造
 化二升鐙內煮山川大率詞意多奇恠類此世所傳詩

餘篇人多誦之

唐居士柳州道者土人謂之百歲人長慶初山人楊隱
 之謁之唐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紙來
 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呪之曰今夕有
 客可賜光明言訖室中明若張燭

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
 肆間以其喧噪可混迹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舖偶問
 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飯訖即去或兼覓
 藥者亦不多買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
 合來劉公平旦往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話極
 歡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

自後每記之不可尋求也及作刺史南過衡山縣館時
春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
劉公異之語郵史曰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園子王
十八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
之說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褌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
趨拜戰慄漸與語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
族劉公疑異之遣坐索酒與飲迄不肯却歸晏乃詣縣
言欲偕同往嶺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
甚拒破衣山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
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人皆竝竊笑之去所
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
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數日遂死
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園後
一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旣坐曰使君所將
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任驅使劉公驚問曰何時歸
曰去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迴劉公大駭當時步
至園中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
涕泣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
發其墓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
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噉聞叩門甚急聞

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求見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搵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媿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西來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遂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行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公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為汝掠也移出而去不復言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父承休吳房令娶汝南周氏既娠三年而生泌小字順幼聰敏書覽必能諷之開元十六年泌年七歲玄宗御樓大脯命中使潛抱之以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說令誅方圓動靜泌應聲曰方

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說牧之曰但可
 以意虛作不得實道其字必曰方如行義如用智動
 如逞才靜如隨意說賀曰聖代嘉瑞也然身輕能於屏
 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曰十五必白日上升一旦空中
 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必之血屬必迎馬之至後二
 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
 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負良畝請君
 看取百年事業就一葉扁舟泛五湖張九齡見而識之
 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為詩曰富貴心古表
 勿自揚已為妙必泣謝之爾後為文不復自言九齡
 其有器度前途不可量也九齡出牧荊州邀至郡經年
 還遊衡山因遇神仙桐柏真人羨門子安期生降之與
 車幢節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
 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
 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術天寶十載玄宗訪召近
 侍進講道德經肅宗為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為布衣交
 十三載丁母憂還山無復仕宦之志詣南岳張先生受
 錄又與懶殘禪師遊著明心論必嘗於衡岳寺讀書於

懶殘所謂人曰非凡人也且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
謫墜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
出竿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祿山陷
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虢王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
泌會肅宗手劄召泌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
臥內規畫大計遂復兩都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
言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上聞之告泌曰艱
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
服之入謝上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
長史泌固辭上曰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字輔國
引長妹諸建寧王肅宗賜王死泌請歸衡山代宗即位
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未幾徵入翰林元載嫉之奏
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誅追
復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歷陝府長史兼防
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隘險
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漕米無砥柱之患就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崇文館大學士封鄴侯泌曠達敏辯好大言
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之所擠恒以言論忠謹歷事四
朝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中使林遠於藍
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事慘然

久之而別林至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杜蘭香庸城仙錄載漁父於洞庭岸得三歲女舉之十
餘歲天資秀異忽青童至携女去臨行謂漁父曰我仙
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爾後過洞庭君山張碩家授
以異術碩仙去漁父亦學仙不食後不知所之

張連翹者黃梅縣女道士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
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
如是數四遂墮井衆人恠久不還往視見連翹立井水
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痒
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
頃之復還其家云饑求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餅於
柵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食歲
時或進三數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爲道士年十八晝日
觀中獨坐見天上雨錢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
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黃藥三丸遽起取之
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頃之醒
便覺力彊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甦飲
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
百姓縣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
已去競來觀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

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脅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
矣

張白膠辟谷衡山雲隱峯日飲深醉歌曰山花頭上挿
酒向口中斟醉眼看醒漢忙忙盡喪真後不知所往
黃洞源大曆間脩真在桃源宮辰州瞿伯廷走武陵師
事之尋遇一老翁遂辭洞源曰吾歸仙洞去洞源留之
不可約十八年再見後洞源遊潤州之茅山伯廷忽至
洞源曰吾將踏滄海矣明日亦化去温化為記其事在
桃源宮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人能教召
神禁制變化之事也亦潛脩密證人莫能知然理尚清
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疾毒鷲暴之傷
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
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即滅綱與夫人入四明
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喊之夫人
徑前虎即面向他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繫在
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
竈茨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生冉冉如雲氣
之昇同昇天而去後至唐真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
字但稱湘媪常依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其字

救疾于閭里莫不應鄉人敬之爲結構閔處華堂數間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願也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年二八艷美携筐採菊偶見媪瞪視足不能移媪亦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忻然擲筐歛衽稱弟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遙操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敦諭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筵座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爲某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遙何之曰同性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礎砌及媪歸石鄉人同開鎖見逍遙媪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然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削于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嘆之以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女身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有里人張琪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撼一巨舟湊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楫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之搗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

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
號叫囊橐皆為壘粉束其人爲族其間不廣三數丈矣
又不可攀拔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覩雪城莫能曉
也時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島攘劍步罡噴水飛劍而刺
之白城有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白鼉蜿蜒而斃劍立
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俱束爲血矣島
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珙之舟返湘潭珙不忍便去忽
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不許何時何處來甚相慰悅
珙詰其故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
媪即樊夫人也珙遂歸湘潭後媪與道遙一時返真
瞿伯共自幼慧異稱瞿童大眉間奉母避寇入武陵

事黃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
華妙洞中出依善卷修真功成越桃川宮久之世傳仙
去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於桃川宮
張果號通玄大酉山有煉丹池武后時遣使召之即死
後人復見居衡州山中玄宗遣中書舍人李嶠齎書
邀至東都舍集賢院有輿入宮帝問治道神仙事語秘
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曰我生堯丙
子歲位侍中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也或云零陵人住雲母溪年十四

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又遇異人與桃
食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
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武則天遣使召赴闕
中路失之後隱在永州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求謁仙
姑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
興化寺設齋鈞到潭州取興化寺齋歷視之其日果有
華州回客設洪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在虛觀會
鄉人齋有五色雲起在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渺
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大曆中文現身在小
石樓郡刺史上其事在朝

房建居於含山劇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真
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
爲建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
歷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
海迄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謹其宙李侯以簪遺
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甚因而別去是
歲秋建至南海常一日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傅塗
爲真人狀者二焉其位在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
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以及視左玄之冠
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

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在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迄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數年矣今君所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廖道士郴州人隱衡山韓文公稱其善知人氣專而容寂多枕而善遊見贈文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純俗氣業應未淨詎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曰何敢也遂入羅浮山與兄瞻俱讀書

得弟則勞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只尺易致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升輔相頗著調燮之稱俄謫嶺南潮陽泊舟江濱忽有鬚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謂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瞻驚嘆乃迎而見之瞻容貌可二十許瞻已皤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年今四十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脩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話平生隔

潤一夕失瞻所在瞻乃南行卒於貶所
薛玄真者唐給事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常
遊雲水得長生之道曾於五嶺間棲憇每謂人曰九疑
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
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
虞舜登仙於蒼梧赫昏蹤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
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騫騰者逍遙者無山無之其
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
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遂洞之中別開天門瓊膏滴乳
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徒可履乎得延年之道而游
優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謫郴州長史門吏有
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
狀貌如二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開元麟德
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既言皆
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
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
令人訪尋無踪跡復更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
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
棄官入道隱居終南不知所終是矣

譚宣者陵州人叔皮子也開元末年生而有異墮地

能言數歲之中身逾六尺鬢鬢風骨不與常兒同不飲
不食行及奔馬二十餘歲忽失所在遠近異之以為神
人也至是父母思念鄉里追憶立廟以祀之大曆元年
丙午日忽然還家即霞冠羽衣真仙之流白父母曰兒
為仙宮不當久在人世雖父母憶念又不宜作此祠廟
恐物所憑妄作威福以害在人請為毀之廟基之下昔
藏黃金甚多徹廟之後鑿地取此可以分濟貧民散給
鄉里矣言訖騰空而去如其言毀廟掘地果得金焉所
掘之處靈泉湧出澄澈異常積雨不加至旱不減郡邑
禱祝絕有靈應因名譚子池亦謂之天池

王旻得道者也號太和先生居衡山貌如三十餘其父
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柱父旻嘗言姑年七百歲矣
有人識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其
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
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於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
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曉夕禮謁拜於床下訪以道術
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於脩身儉約慈心為本以帝不
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難
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喜飲酒不輟其飲必小爵移時
乃盡一盃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其服飾隨四時變改

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蕪卒醃酸之物
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葍根葉云又食功多
人有傳世見之面貌皆如故蓋數百歲矣在京累年天
寶六載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留戀京師不出乃宣言
曰吾將為帝師授以符籙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
遐周至與旻相見謂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
矣旻是勸旻令出旻乃請於高密牢山合鍊玄宗許之
因改牢山為輔唐山

劉白雲者不知何許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
亦不知有陰功脩行之事忽在江都市遇一道士自稱
樂子長寓海陵謂白雲曰工有仙籙仙骨而流浪塵土
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
欲致謝子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
一一指摘次第教之後白雲寓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
兵士數千人於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
節度使于頔疑其妖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
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康約曰此幻術也穢之
即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果而兵衛散去白雲從馬與
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
之不得鍾陵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云將往

湖南即於洪州相見一揖而行物不曉其旨辰發靈川
午時已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
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於縣西之羅
山貧其為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
仙曰昨日聞帝命當與汝別俄頃化為青氣數丈而去
羅公遠鄂州人神變不測時玄宗欲學隱形術公遠傳
之不盡或露巾帶或見影跡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
使輔仙玉奉使人蜀見公遠於黑水道中策杖徐行仙
玉策馬追之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師雲水適意豈不
念內殿相識耶公遠方佇立顧之仙玉下馬拜謁訖從
行數里官道側俯臨長溪有巨石相與波溪據石而
坐謂仙玉曰吾棲息林泉以脩真為務自晉咸和年入
蜀訪師諸仙久晦名跡聞天子好道崇玄乃捨烟霞放
曠之樂冒塵世腥羶之路不以為倦者蓋欲以至道授
人主耳聖上延我於別殿遽以靈藥為索我告以人間
之腑臟葷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俟他日以授
之以十年為限不能守此誠約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
違遽哉因出書一緘上聞云我姓維名公袁靜真先生
弟子也上必省焉仍以蜀當歸為寄遂失所在仙玉還
京師以事及所寓之緘奏玄宗覽書惘然不擇仙玉出

公遠已至因即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昨
下嘗去臣頭故改之尔羅字去頭維字也公字去頭公
字也遠字去脚袁字也玄宗籍首陳過願拾其尤公遠
曰蓋戲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刳運之災陽九之數天
地滄毀尚不能害况兵之屬豈能爲害也異日玄宗復
以長生爲請以三峯歌八首進焉其大旨乃玄素黃赤
之使還嬰泝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氣生春秋
高而精力不憊歲餘公遠去不知所之天寶末玄宗幸
巴蜀忽在劍門奉迎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後祿山之
亂既平玄宗竟得回鑾方悟蜀當歸之寄矣

田叢衣南宋人不知其名隱武當山隱仙巖石室中冬
夏止一叢衣時人以田叢衣稱之隆冬則真氣如蒸盛
夏則溫良如玉人有疾叩之者摘一草吹炁與之服
者即愈嘗鍊九還火丹端平間失所在今丹室爐竈存
焉

謝天地不知其姓名絕粒不食步履如飛居南巖更衣
臺下石室中石壁萬仞下臨深澗雖猿鶴莫能往來公
飛行自若人有啓問但應之曰謝天地餘無他語人以
是名之後仙去不知所在

曹觀妙名侍德峴山人也幼入道居武當嗣五龍之派

天性穎悟舉止非凡自作一家書體飄逸有神仙之態
四方多倣之道法陰陽靡不博究後移鎮三茅崇禧之
任及歸一夕夢山神語曰三茅真君來日降此君宜遠
逝旦即領衆迎於會仙峯乂之無一人至者日將暮真
君化爲田夫荷簞而至衆莫之識令挈物而歸抵觀拜
於堂下尋欲勞之不得但聞異香襲人覆滿庭戶悔無
及矣後誠徒衆曰此間仙凡混居之地自今已徃世世
不受道俗禮拜今武當道士不受俗拜始此尋立聚聖
之殿以奉之嘗謂門弟曰吾因受三茅真君禮不免金
解端平三年果罹兵難白膏凝膚畧無腥血刃者致拜
釋劍而去

司馬子微唐台州人隱內方山煉丹成仙後人因名其
村曰馬仙村李白云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
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乃著大鵬遇希有
鳥賦以自廣

唐若水魯郡人也知潤州若山其弟爲衡岳道士得胎
元谷神之道中宗朝嘗徵入內殿尋懇求還山詔許之
羅浮軒轅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
則髮垂至地坐於閤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
巖峻谷之側有毒龍猛虎衛護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

海屋雜志
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
二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命人飲則百
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藥之香輒
無減耗或與臘人同葷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別或
飛朱篆於中空則可屈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
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內庭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
可致乎集曰微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
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
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
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
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
夫射覆乎中貴皆不喻其言於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
及玉階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知
矣坐於御榻前宣宗令宮人侍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
者而纈髮朱脣年方二八頰更變成老嫗鷄皮鮐背髮
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
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
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
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
甌以寶盞覆之俄而撤盞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

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疋更問曰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

彭幼謙相陰人唐清泰間寒暑惟羽褐葺陶淡丹壇丹爐得大藥一粒餌之年一百四十餘不知所之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初生而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媪召置懷中乳之自是始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習經史一覽無遺年十五詩

相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吾向是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松之下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鎰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先睹之為快先生皆不與之交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客店多遊京國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侍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為表謝即時遜

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
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
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鈎
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
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
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
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
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
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獸跡鳥
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
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以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爲擾我州
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
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夫何留意於
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
生遣還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
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
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
乃賜觀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皂
履垂緜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
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

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
復來始云河東可取聖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
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
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
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傳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
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加
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欲拜諫議大夫固
辭乞歸山上知其不可留即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
宴為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
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端拱元
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峩眉明年遣門
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鏡石太華斯
谷猶為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已於今年十月
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先生初欲示化
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
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尚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
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總明及長頗涉

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
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
精究一旦告父出遊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
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
其有益在父母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
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
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獨遊無所不知夏則服烏裘
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
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
帛峭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
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
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能看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
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
入火不灼亦能隱化著化書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龍龜
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
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
符水翠虛捨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
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在
世所至與人治鬼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

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遇羣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魁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日命玉蟾題之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胡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溪山翠虛與一種楠老子掎角入水而逝其種楠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亦不見玉蟾歎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父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允思沙蟄虛白玉蟾白玉蟾字以閩一字如晦世爲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壘庵或號武陵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

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疏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者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嘗過興州習靜於報恩觀夏月池蛙聲噪書瓦符投之蛙逸池不敢入今柳映池是

王妙想神仙錄曰蒼梧文道士也辟穀服氣居黃廷觀選水之傍朝夕竭精誠想念丹府有光景神物之異後乃仙去

符求維字大任江華縣華陵村人居近舜祠天資孝悌持齋誦經崇寧中豁然有悟遂辭去就澧石寺立壇法盡火食升蛇巖跌坐而化其徒立白露塔遺身猶存陳崇政政和間脩真柱大酉觀有奇術能致雷雨辟穀以年計唯食果蔬年八十餘行步如飛遊至衡嶽以書還辰溪諭其徒曰吾素無德但保真養神縱橫造化以遣歲月耳夫人身假借物耳惡能久守臭腐耶吾當是月二十一日委蛻而歸其徒從志往衡嶽崇政果於是日化去

張虛白舉進士不第乃辟穀從劉易陳搏遊寓武陵主崔母家崔飲以醇酒一日歿崔殯之後邑人余安見虛

白賣藥揚州市中乃賦詩託安遺崔曰武陵溪畔崔妻
酒天上應無地下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
口崔得詩啓殯視之乃知尸解

洛浦道士鳳陽人嘗脩真柱鼎州蘇溪靈巖山相傳化
去有詩云一水穿崖走碧沙崖前樛木偃龍蛇分明便
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

露仙不知何許人相傳杜氏女爲後母所害俾牧羊山
中遇異人授以仙術吸栢露飲之久而不饑其母往見
之猶持杖驅羊第隔溪而拜莫能及後不知所終人呼

露仙

楊道圓夙佩道法郡守有子兩手奉合醫不能療道圓
以果與之即開後傳尸解去祠像遺紫極玄帝殿傍

劉仙女父公平居黃梅縣東密峯之側女未笄父母出
耕豫言陰晴宜持策否皆驗後女入山不知所在土人
祠之名仙女洞

劉玄英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馬燕地廣陵人
也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
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侍
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頓
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

乃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
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
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摩
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
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韜光隱晦人莫
測其所以尚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道過潭
州聖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
曰聞君將之南嶽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
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曰劉處士奉問先生曰十月懷
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嶽訪方具道其語
方愀然驚歎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至道
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
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
已亡所在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
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
尾秉引箇碧眼奴擔着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
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
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個溪田耕半頃種
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
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
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書五至惟土宿尚存其所寫
真幅中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
韻古澹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宮潑
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
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
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
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
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元至元六年褒贈海蟾明悟弘

道真者

張士遜本州人初居光化少孤貧讀書於武當山有道
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公不欲太宗雍熙中
登第位至宰相後竟隱武當仙去

蔡女仙襄陽人相傳女幼善刺繡忽老父詣門請繡鳳
眼畢工日自當指點旣而繡成老父指示安眠工畢人
見雲中老父女仙各乘一鳳去已而其家失女所在
王鼎襄陽人初寄身醫卜中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得仙
術自號王風子人不見其飲食嘗行江干人見水中有
二鼎影恠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須更見十影衆皆
驚異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不知所之著

有脩真書

孤標在京山潼泉山跌坐而逝偈言未來事後皆驗
張元始好黃老居荆門能隱形易貌年一百十六告別
所知而歿湘東王奇之留其枕

邵琬湘陰人宋元符初與兄玘弟珪同遊太學遇異人
後歸都嶠山卓庵脩煉時蘇軾自嶺表歸訪琬庵中留
旬餘琬後立草庵於西蜀娥眉山尋遁去不知所終留
題壁間云徃徃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
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楊仙矢其名宣政間道人寄宿郢州朱司戶家凡數載
落魄不羈狂飲自如朱不少厭一日酒酣曰我辭世矣
無疾而逝葬山中後二載朱至京師忽見於通衢顏色
如舊詰所以不言而朱歸發墓視之乃空棺因創塔於
墓

趙惠宗宜都人得九仙籙秘法忽于縣東北積薪自焚
僚庶悉往觀之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頃化爲瑞
雲仙鶴而去火既盡其下草猶綠得遺詩二首傳于世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入九宮山脩真光宗疾召治
之以符水進輒愈脩醮夕光景如晝賜號真君寧宗書
欽天瑞慶宮賜之

房長鬚不知其名宋南渡後隱居武當日以栽杉爲事
今五龍宮後之杉皆房手栽培植灌溉不遑畧刻一日
忽遇玄帝化形爲道者問以栽杉之因慰諭之曰子神
清矣惜也無鬚以手領之經宿覺有物如絲縈于胸臆
視之鬚已長尺餘矣甲午三月一日清旦雲中隱隱見
跨鶴之形視故居惟杖履在焉

唐風仙名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姿貌古恠鶴體松形
杖上常掛葫蘆數十往來均房之間壬子復均州郡守
程進令開闢武當預道人吉凶多奇中常叱辱人被叱
者即蒙福慶人以風仙稱之或立積雪或卧道路常有
虎豹守衛時貴禮敬之開慶已未不知所在

元汪真常名思真號寂然子真常家世徽人宋丞相汪
伯彥之後生於安慶嗣全真教法入武當山至元乙亥
領徒衆六人開復五龍荆榛塞途黑虎爲之引導興建
殿宇改觀爲宮四方師禮之度徒衆百餘人任本宮提
點吉凶預知後無疾而斃人常夢其步紫雲北去
魯洞雲名大有號洞雲子隨州應山人也家世宦族幼
入武當學道遍歷南北至元乙亥偕江真常開復武當
住紫霄南巖年八十餘以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民
疾度徒衆百餘人解化之日面若童子

袁管轄浦陽人安仁崇真觀道士也精五雷法時郡大旱太守招致設壇驟得大雨郡人異之凡爲符篆驅邪降鬼輒驗其他變幻闔術數神妙時疑其仙云
張守清名洞困號月峽叟宜都人幼習儒業長更爲吏年三十一聞武當魯洞雲名投禮出家脩煉金丹盡得雲萊洞陽雲巖三師之道創建南巖天一真慶宮奉詔祈禱雨雪立有顯應人皆神之宣授體玄妙應太和真人管頌教門公事後退隱於清微妙化巖精脩上道棄形蛻去

孫寂然名元政號寂然子嗣業茅山清真觀得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遍禮福庭時汴湖龍去江漢罹金兵之厄武當殿宇爲之一空紹興辛酉首登武當興復五龍開闢基緒以符水禳禱爲民除疾衆皆歸之數年之間殿宇悉備高宗詔赴闕以符水禱旨勅度道士十人後還山仙去冠劍藏於桃源之東

鄧真官名安道孫寂然之弟子自幼隨師開復武當盡得其師上清五雷諸法之妙駕風鞭霆應答如響遠邇疾患皆奔趨之勅住五龍始作正殿頑石壁立鏡鑿甚苦默施神用一夕雷雨爲破其石嘉泰中預告徒衆掩卧而逝大風拔木移時方散人謂乘風而往有劍瘞宮

北
單道安均州人從南巖張真人學精究道法執弟子禮
慈懃弗怠真人昇舉之後潛藏於疊子峯屏絕人事洪
武初遊西華終南諸名山仍居重陽萬壽宮一日以所
授玄秘付與門人而去弟子李素希攜冠履瘞於五華
仙塋

曹古松義興人生於元季自幼入句曲山禮三茅君出
家元符萬寧宮道士質朴恬澹懶與人接手不釋卷理
性明白後入武當遺石茹芝茹光匿景黃庭太洞一以
貫之後還句曲復入杭之開元一日對王眉叟真人作
謝端坐而逝數日蔣君者忽見古松如生拜辭而
去

鄧言陽南巖道士生于元季早歲入武當從高士學黃
老文如莊列周易參同龍虎大丹諸書精思熟練深得
其奧凡所寓輿吐詞發語皆有激發寓武林有忘情消
白羽高卧看青山之句所著觀物吟又曰警世文洪武
初年吳中人多有識之者既後不知所終矣

大中公安人號損齋通儒術大定初應召建醮授師
而歸未逾年靈芝二莖產于堂七朶色如青玉有詩
學士元明善為之記

王真人德安人脩煉於零陵之元和山元初賜觀額為萬壽宮封懿德真人徵入朝遂不復返

無為子姓張氏名梯字信甫象山人有別業在郵城扁舟往來傲兀煙浪自視如鷓夷子皮然好結賓客殺鱗左右具捐所有予人無吝色父嘗以門戶微罪當逮詣吏無為子願以身代父藉以免奉親能備孝養早從方士習聞長生久視之說遂南遊武當山止紫霄宮師事張真人得聞道妙危坐一榻脇不至席者二年忽晨起別眾衆方恠之則既化矣

以馬州衙校部糧至長沙遇異人得採藥

適君大渡錫遂入息山治藥於老人祠散施全活不可勝計咸通中甘露降所居竹木葉上錫食仙去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丰手持方尺一笠一袖寒暑御之不歸邊幅人以為張邈邈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十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傍若無人自請益者竟日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脩煉結菴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父則猛獸不距驚鳥不搏人益異之

嘗入天柱峯遍歷諸山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于
時于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迴換創為命丘玄
清居五龍廬秋雲居南巖劉子某揚善登至紫霄又尋
展旗峯北郵上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經真言于黃
土城上地立草庵名會仙館謂弟周真德曰不但善
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
方而去常往來于長安土洞庵隴西場仕敏乃岷州衛
指揮楊其一家初仕敏生三子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
後果貴顯二十四年 太祖皇帝遣高道訪于四方了
不可覓召丘玄清至悅之手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皇帝... 名山... 密其童... 往但令... 不樂遂... 下山取... 曰此投... 宅市... 里回香... 冰護...
名山... 密其童... 往但令... 不樂遂... 下山取... 曰此投... 宅市... 里回香... 冰護...
名山... 密其童... 往但令... 不樂遂... 下山取... 曰此投... 宅市... 里回香... 冰護...

忠從... 去遠無... 遺充... 為... 氏經世天
 文地... 衆伎皆... 之至... 元... 入拜太保參
 中書... 乃... 釋業... 德... 書川... 以... 不司... 案... 趙孟
 頰... 衛王府... 思訓之... 直... 忽... 德... 效之
 不... 人物... 悉得... 法... 而... 傳... 彩... 尤... 加... 縷... 三... 神... 品... 幻
 出... 此... 以... 青... 鳴... 于... 時... 隄... 陽... 遇... 異... 人... 授... 以... 中... 黃... 大... 丹
 出... 示... 李... 秩... 籍... 真... 之... 指... 借... 之... 如... 已... 作... 至... 正... 間... 百... 數... 歲... 矣... 綠
 髮... 童... 顏... 如... 方... 壯... 特... 以... 黃... 冠... 隱... 人... 之... 山... 上... 飄... 然... 有... 塵... 外
 之... 趣... 值... 紅... 巾... 之... 亂... 避... 遊... 金... 陵... 方... 藥... 濟... 人... 知... 神... 國... 初...
 主... 祖... 聞... 其... 善... 音... 律... 召... 為... 太... 常... 寺... 協... 律... 師... 議... 水... 命... 考... 正

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樂舞之制稱 肯後以

鶴之誣遂隱瓶仙逝

劉古泉河南人有躡景凌虛之志入寶珠巖下蒲團獨
 坐一日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帶正在此時語畢而
 逝

麻衣道人河南鄧州杏山人洪武間遊至竹山縣西過
 江二十里玄帝行祠脩煉道成乘白鶴遐舉故觀以白
 鶴名事見碑記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德禎出家洪武初來遊武
 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薦于

朝授監察御史賜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封二代每
遇大祀天地上宿齋宮詒以雨暘之事玄清奏對有驗
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于口閑則凝神坐忘一
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之辰至期端坐而逝
盧秋雲光化人從終南山大重陽萬壽宮高士遊悟全
真之理隱南巖紫霄之巔永樂八年冬無疾而化
黎一泉均州人自幼出家於紫霄宮元末遊江右諸名
山大嶽訪道尋師杖履飄笠放浪形骸之外再謁毛公
壇張公洞得林屋洞天王無為授以太極上道清微底
奧仍歸紫霄巖年八十餘脩然脫去

李德困號古巖金臺人自幼入陝西重陽萬壽宮出家
道德南華三教經書得其要旨壯年遊武當於紫霄宮
禮高士曾仁智為師授以清微雷法明先天之理知體
用之源徙居元和觀洪武二十三年湘王來謁武當
天柱峯見師有脩煉之功益嘉之賜住荊州府長春觀
一日謂門人曰吾將返矣以領示之八十餘年光陰不
染不着毫分大笑呵呵歸去一輪明月當天王聞之嗟
悼不已贈曰爾本無生何期云沒拂袖三山金宮銀闕
唳今日大地光明萬里秋天明月墜於元和觀之東
蒲善淵關西人從丘玄清學蒞列之道洪武十五年欽

除均州道正永樂年間奉使四方歷遍名山大川諮訪
其達一日於章貢玄妙觀無疾而化葬於黑虎澗之上
孫碧雲關西人幼年穎悟願欲學仙遂入西嶽華山尋
錢刀之踪追希夷之迹巖棲屋樹服氣養神探黃老經
旨周易參同與大儒釋諸子史書罔不熟誦洪武二十
七年太祖高皇帝徵至京師賜衲衣齋供館于朝天
宮明年賜還華山永樂十年太宗文皇帝召至闕下
賜御詩一章號虛玄子勅授道錄司右正一又勅授南
巖宮住持居無何益賜玄風永樂十五年謂門人曰教
門已興吾始將往矣翌日沐浴更衣焚香遙空禮謝端
坐而逝駙馬都尉沐公禮部尚書金公侍郎郭公聞訃
嗟悼不已葬于檜林菴有碧雲集行于世

周自然金臺人自幼入全真教及長遊於四方以道化
俗以藥濟人洪武初來住武當五龍行宮居民以其道
明藥効咸敬慕之年將耄耄貌若童稚一日以所藏道
書醫術付與門弟子曰吾當委順去矣翌日沐浴更衣
而逝葬於桃源洞
燕善名號景山洛陽人姿綽約貌相杜實從立玄清
入武當勤事香火道俗無不敬慕焉永樂十八年無疾
而化

簡中陽字致和武昌人自幼不喜榮達放浪湖海得異
人授以中黃上道清微秘法洪武辛未來武當居紫霄
之巖辟穀坐忘葆和養素江右學人聞風而至師見其
有道才法器者必納之于是道價愈增名籍方外後隱
在福地峯之上杜門守靜凝神太漠一夕告門徒曰方
今山門盛舉實千載一時之遇也吾可謝世矣語畢端
坐而去印劍藏於紫極宮之西壘

黃中理寧州人文節公庭堅八世孫弱冠蔭光州固始
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歸有神師金花君者謂之曰吾
孫而疾疾愈當爲道士弗聽吾將去中理曰倘能起廢

疾爲金人敢不受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燭燈編灼之
越七日起行中理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
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山即
張真君道清煉丹之所其徒千餘人咸服其教 皇祖
西平江漢中理拜迎於鄂應對稱旨獻詩曰無聲無臭
最幽深一寸山河一寸金清濁混融人莫測 帝王居
處即天心後八年 上思之召至南京寵勞甚至命禮
部宴之賜玉爐襲衣還山年七十餘壽終
樊子李不知何許人隱於武當山不火食日唯食麥麩
數合故名見人輒長揖云大造化人叩之亦不答但云

大造化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 朝廷使使辟之不
就一旦遍辭山中故人端坐而逝人以爲尸解云同時
有大瓢李虎皮張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
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實有心計工
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死之京
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
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詣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
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
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

歲而妻之祖父爲尚書父大理寺寺丞兩家門閥方盛
衆惶駭莫識所爲巫遣人迫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爲
頭陀矣其在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姚子李傳其煉氣
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遺金布
來問無恙不道人湯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
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
其騶倅怒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
吾自失進退在官人何與也了無作沮李化去更入伏
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後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
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爲何意

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養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
范范尾至光化呼之略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
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贊曰漢書稱尚子平婚嫁既
畢遂去遊五嶽以為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
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
而脫埃壑其所為尤瑰恠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
籍偶委迹凡間終當逸去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